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五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五

李常趙崔齊盧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為冠族去客滎陽祖玄道為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祕書監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再轉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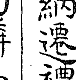
居郎知宗子表疏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扈狩劒南拜中
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揆
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
聖今陛下動遵典禮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
事遂止后即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為太子而帝意未決
時代宗已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
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
朕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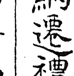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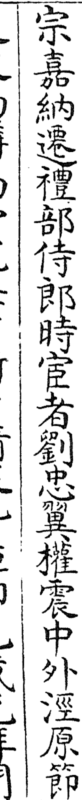
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蘚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封姑臧縣伯撰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絶於是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尸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横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撰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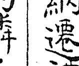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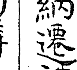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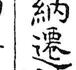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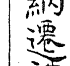
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且近名凡揩有時稱
滯冗官不得遷吕諲政事出揆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
治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構抉過失諲密訴諸
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揩為司門員外郎揆
累年乃徙歙州刺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
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
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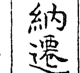
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恩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
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
南揆素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
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
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
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
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謚曰恭
常衮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由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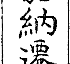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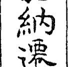
子正字累為中書舍人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魚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鬬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衮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解禱事衮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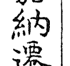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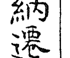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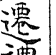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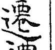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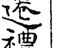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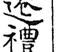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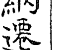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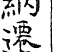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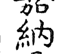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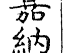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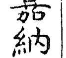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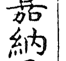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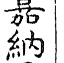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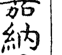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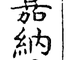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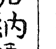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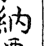




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者劉忠翼權震中外涇原節度使馬璘為帝寵任有所干請衮皆拒卻元載死拜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衮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内重綰而顓任之禮遇信愛衮弗及也每所恨忌會綰卒衮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狹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衮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衮惡太子少詹事趙惎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為洗馬副衮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上其騁私崇怨類此故事日出内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衮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

從乃止政事堂北門畀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逮政事至

衮乃塞之以示尊大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然一切以

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黯伯以其黯

黯無賢不肖之辨云衮為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

子儀言于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内郡公德宗即

位衮奏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

貶潮州刺史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

人未知學衮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

容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歳貢士與内州
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
享衮于學宫云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曽祖仁本仕為吏部侍郎同
東西臺三品憬志行峻潔不自衒賈實應中方營泰建
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荐饑憬褐衣上疏請殺
禮從儉士林歎美試江夏尉佐諸使府進太子舍人母
喪免有芝生壤樹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

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召還閶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辨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為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賓參當國欲抑為刺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從憬門下侍郎
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黄裳遭奄人譭詆
穆贊韋武李宣盧雲等為裴延齡構擯勢危甚憬救䕶
申觧皆得免初贄約共執退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姦帝
色變憬不為助遂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
在選賢節用薄賦斂寛刑罰懇懇為天子言之又陳前
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
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責材之備為不可得二議庶官曰

臣嘗謂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閑官員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補闕員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青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茍且之心滯淹之慮五議遺滯曰

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偏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偏知也
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譽之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
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
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
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答輔政五年卒年六十
一其息上卒時藁奏帝悼惜之贈太子太傅謚曰貞憲
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也得稟入
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産其鎮湖南也令狐峘崔儆並為

部刺史不守法憬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憬失於朝及
為相乃擢儆自大理卿為尚書右丞烜方貶衢州别駕
引為吉州刺史人以為賢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
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
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辟為判官累遷左司員外郎
與劉晏善晏得罪貶信州長史徙建州刺史朱泚亂造
輒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師平

召還至藍田自以舅源休與賊同逆上疏請罷帝以為有禮下詔慰勉擢給事中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為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没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劉滋吏禮二部造户工二部又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諸

道鹽鐵榷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兩稅事而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饑更以兩稅準米百萬豪壽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最殿以聞造厚元琇故首命之時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須滉持不可改帝重違之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始託疾辭位乃罷為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户參

軍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齊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映託後事映因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即以女妻映彰卒軍亂映間歸東都三城使馬燧辟為判官盧杞薦授刑部員外郎又為鳳翔張鎰判官映練軍事論奏數稱

旨進行軍司馬會德宗出奉天鎰儒緩不知兵部將李
楚琳者素慓悍欲介賊為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鎰
不用更示寛大徐謂楚琳曰欲以君使外若何楚琳恐
夜殺鎰以應賊映雅為軍中慕賴故得免奔奉天授御
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澀常為帝御㑹馬駭突帝恐傷映
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臣
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擢給事中映為人白皙長大言
音鴻爽故帝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進中書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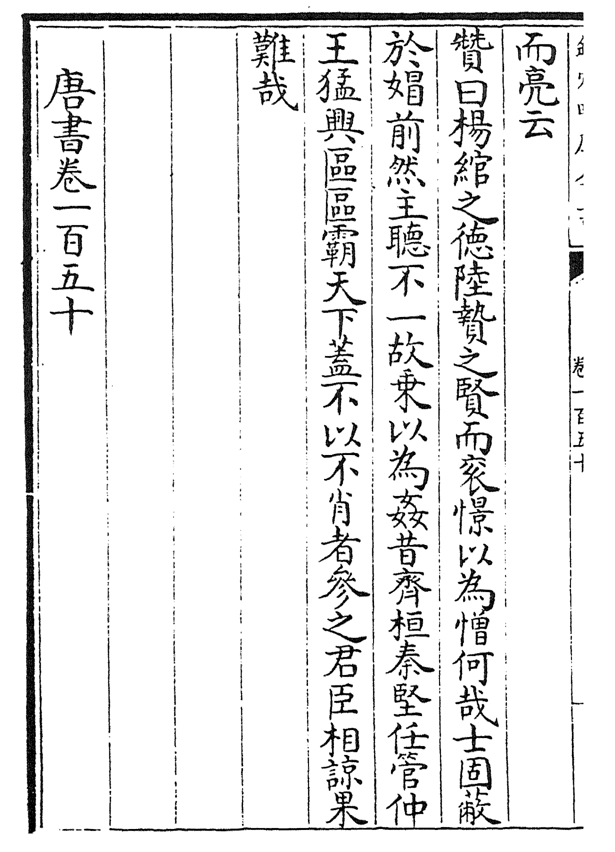
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與崔造劉滋並輔政滋端重寡言晙謙不肩事否可一顓于造會造疾晙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騷咸言帝欲避狄晙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内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為感悟後給事中袁高忤帝旨而晙以為尚書左丞御史大夫始晙微時張延賞遇之善及晙相而延賞為左僕射數為晙晝事又

為所親求官映不答延賞恚旣復用卽劾映非宰相器明年貶夔州刺史徙衡州久之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掊斂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兼為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諡曰忠

盧邁字子玄河南河南人性孝友舉明經入第補太子正字以拔萃調河南主簿集賢校理公卿交薦之擢右補闕三遷吏部員外郎以族屬客江介出為滁州刺史

召還再遷諫議大夫數條當世病利進給事中俄會考課邁以不滿歲固辭二考薦紳高其讓改尚書右丞將作監元亘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罰下尚書省議邁曰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齊有大功喪致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令忌日與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命也亘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抵罪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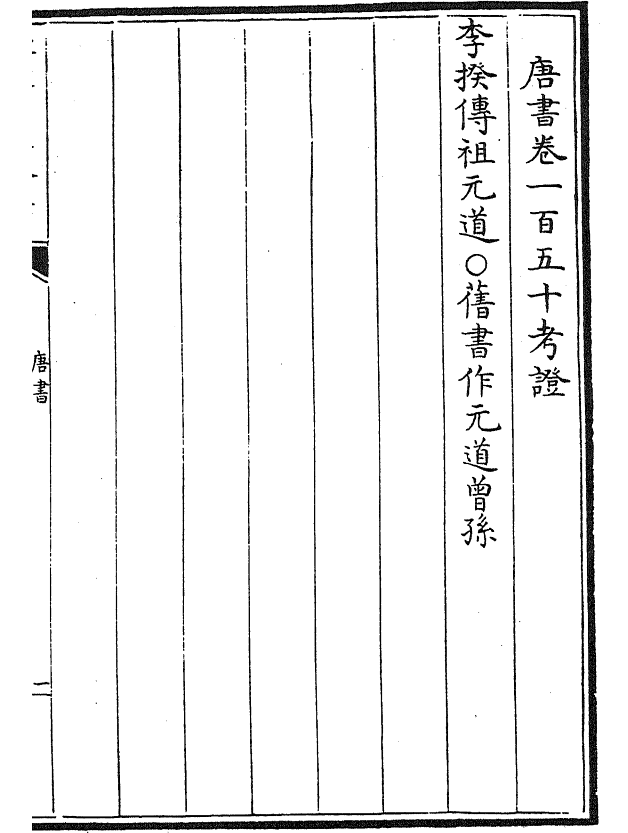
時陸贄趙憬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法無它過久之暴眩省中輿還第詔大臣即問固乞骸骨罷為太子賓客卒年六十贈太子太傅邁每有功緦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邽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姪均指使無位貌之異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稟賜皆賑婣舊之乏其從父弟起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時執政自以宰相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而邁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



而亮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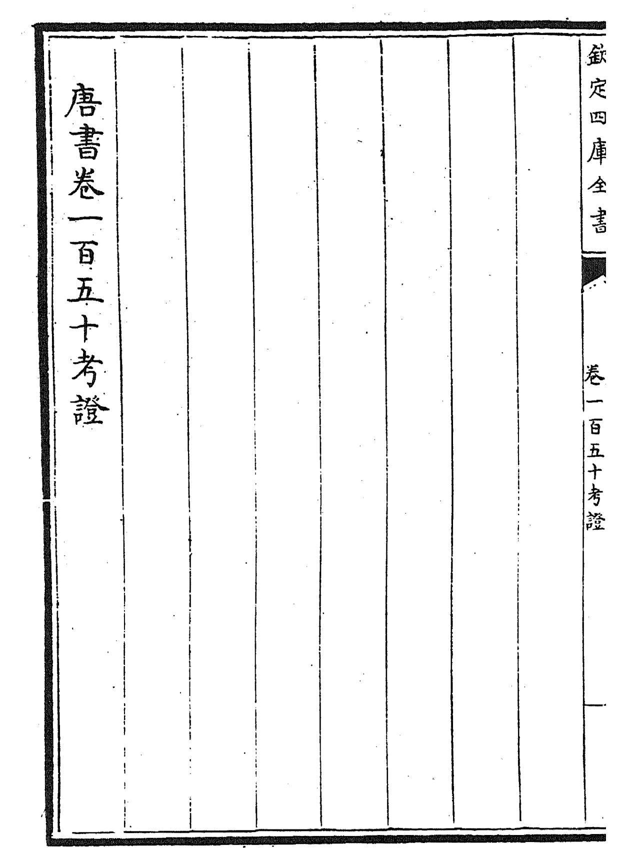
贊曰楊綰之德陸贄之賢而衮懔以為憎何哉士固蔽於媢前然主聽不一故衮以為姦昔齊桓秦堅任管仲王猛興區區霸天下蓋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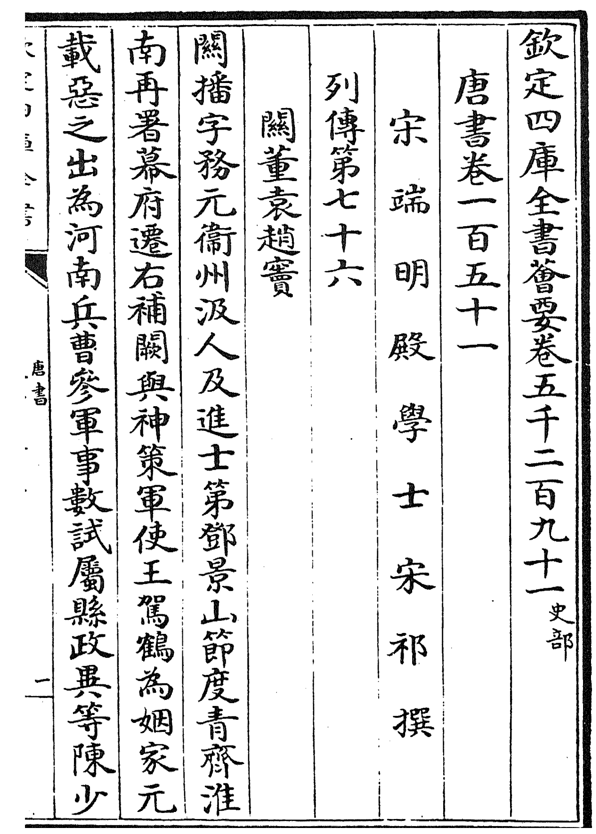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五十



唐書卷一百五十考證

李揆傳祖元道○舊書作元道曾孫


唐書卷一百五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六

闕董袁趙竇

闕播字務元衛州汲人及進士第鄧景山節度青齊淮南再署幕府遷右補闕與神策軍使王駕鶴為姻家元載惡之出為河南兵曹參軍事數試屬縣政異等陳少

游鎮浙東淮南表為判官攝滁州刺史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蝟奮播儲貲力給軍興人無愁苦楊綰常袞皆善播引為都官員外郎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驚剽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因得請事對殿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搜逮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舉選邪帝悅曰卿姑去還當

更議播且言奉詔平賊有如不受命臣請發州兵翦定之帝曰善及還再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刓脫為姦播悉易以士人時韙其法歷吏部侍郎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播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柰何欲開口爭事邪播即喑畏毋敢與時李元平陶公達張慇劉承誡

率輕薄子游播門下能侈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將相材數請帝用之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瘊軟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郛浚隍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悟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内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克誠曰使爾取

元平乃以其子來邪因嫚罵曰盲宰相使爾當我何待我淺邪僞署御史中丞播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僞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公達等以元平屈賊皆廢不用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為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邪相與泣諸朝未幾知删定使初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如十哲侑孔子播奏太公古賢

臣令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之詔可貞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送咸安公主降回鶻虜人重其清還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闔門不嬰外事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始希烈死或言元平雖屈賊然有謀不克發乃貸死流珍州會赦還住郯中觀察使皇甫政殺其姪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彭原上書行

在拜祕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出從淮南崔圓府為判官還朝累遷祠部郎中大歷中李涵持節送崇黴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懼未及對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貲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邪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還遷祕書少

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
丞知臺事出為華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晉棄華走
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恒州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晉
說之曰朱泚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
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
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
清宫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
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

不助泚帝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是時右丞元琇為韓滉排笮得罪滉勢振朝廷晉見宰相誦元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晉循謹無所駁異參欲以其姪申為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為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即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惶恐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為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會宣武

李萬榮病且死詔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騶傔從之即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觀便宜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既入即委以軍政無所更改衆服晉有體莫測其謀始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吏以疑晉令不敢入及晉至情得則鞅鞅不能平汴士素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

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帝録其黎李迺勞貸死流汀州帝恐晉儒愞詔拜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司馬以佐晉晉謙愿儉簡事多循仍故軍粗安長源持法峭刻數欲更張舊事晉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以財賦委孟叔度叔度為人佻侻軍中惡之晉在軍凡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恭惠晉為相也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

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金吾將軍沈房有朞喪公除常服入閤帝疑以問晉對曰故事朝官朞以下喪服絶緦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在式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含香老萊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絶緦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閤官毋趨走朞以下喪不得以慘服會

令羣臣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晉而復

子溪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宗也擢度

支郎中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貲流封州至長沙

賜死子居中善詩爲張籍所稱

陸長源者吳人字泳祖餘慶天寶中爲太子詹事有清

譽長源贍於學始辟昭義薛嵩幕府嵩侈汰常從容規

切嵩曰非君安能爲此歷建信二州刺史韓滉兼領江

淮轉運使辟署兼御史中丞以爲副入遷都官郎中復

出汝州刺史遂從宣武政皆出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為晉所持不克行而判官楊凝孟叔度等又苛細叔度淫縱數入倡家調笑嬉褻晉有所偷弛長源輒裁正之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請出帑帛為晉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叔度布望又償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為

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為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遠近嗟悵贈尚書左僕射長源好詣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長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使總後務全諒至其夜軍復亂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帝即詔全諒檢校工部尚書宣武節度使全諒始名逸淮至是賜名本懷州武涉人也

父客奴以行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開元中
室韋首領段普洛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玉使客奴單騎
襲之斬首以歸輿卒伍拜左驍衛將軍爲遊奕使性謹
樸數戰有功安禄山反詔以平盧節度副使吕知誨爲
使賊遣韓朝陽誘之知誨即降賊害安東副都護馬靈
詧客奴不平與諸將共殺知誨遣使與安東將王玄志
相聞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爲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
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以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正臣

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顔真卿相結真卿喜以子為質而歸貲糧焉且請出師未至而真卿棄平原乃還因襲范陽為史思明所敗奔還玄志酖殺之全諒事劉玄佐為牙將以勇果善騎射為玄佐厚禮累兼御史中丞及玄佐子士寧代立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已揚言行部至則以全諒代之故汴將士多歸心焉視事凡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立韓弘代節度云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彊學博記少

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荆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寃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覈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奏遷工部員外郎韋臯始招來西南夷南詔異牟尋内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踰年

還使稱旨進諫議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選求外遷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名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詔滋為劍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以檢

校吏部尚書平章事為劒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
熾又滋兄峯在蜀為闢所劫滋畏不得全久不進貶吉
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有淄青北魏
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懐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
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以户部尚書召改檢校兵部拜
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吳元濟之反滋言蔡兵勁與
下同欲非朝夕計可下宜廣方略離潰其心及宿兵三
年調發益屈詔出禁錢繼之滋揣天子且厭兵自表入

朝欲議罷淮西事道聞蕭俛錢徽坐沮議黜去滋翻其謀更言必勝順可天子意乃得還俄而高霞寓敗帝思以恩信傾賊且滋嘗云云乃授彰義節度使僑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陽旻為唐州刺史將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為修墓禁芻牧諸袁多署右職稟給之滋至治去斥候與元濟通好賊圍新興滋卑辭講解賊因是易滋不為備時帝責戰急而滋至六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淮陽郡公卒年七

十贈太子少保滋既病作遺令處後事訖三年皆有條次性寛易與之接者皆自謂可見肺肝至家人不得見喜愠薄居處衣食能為春秋嘗以劉輝悲甘陵賦褒善斥惡戾春秋指然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工篆隸有古法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彤後魏征南將軍父驊字雲卿少嗜學履尚清鯁開元中擢進士第補太子正字調雷澤河東丞採訪使韋陟器之表置其府又為

陳留採訪使郭納支使安祿山陷陳留騆沒於賊時江西觀察使韋儇族妹坐其夫為畿官不供賊沒為婢騆哀之以錢贖韋厚為資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騆以嘗陷賊貶晉江尉久之名拜左補闕遷累尚書比部員外郎建中初遷祕書少監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恩操少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騆位省郎衣食窶乏俸單寡諸子至徒步人為咨美涇原兵

反驛竄山谷病死贈華州刺史宗儒第進士授校書郎判入等補陸渾主簿數月拜右拾遺翰林學士時父驊遷祕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再遷司勲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紹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考功郎中累遷給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賜服金紫居二歲罷為太子右庶子屏居慎
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召見勞曰知卿杜門六年
故有此拜曩與先臣並命尚念之邪宗儒俯伏流涕元
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檢校吏部荆
南節度使散冗食戍二千人歷山南西道河中二鎮拜
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穆宗立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
委有司試宗儒建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
非國舊典請罷之詔可俄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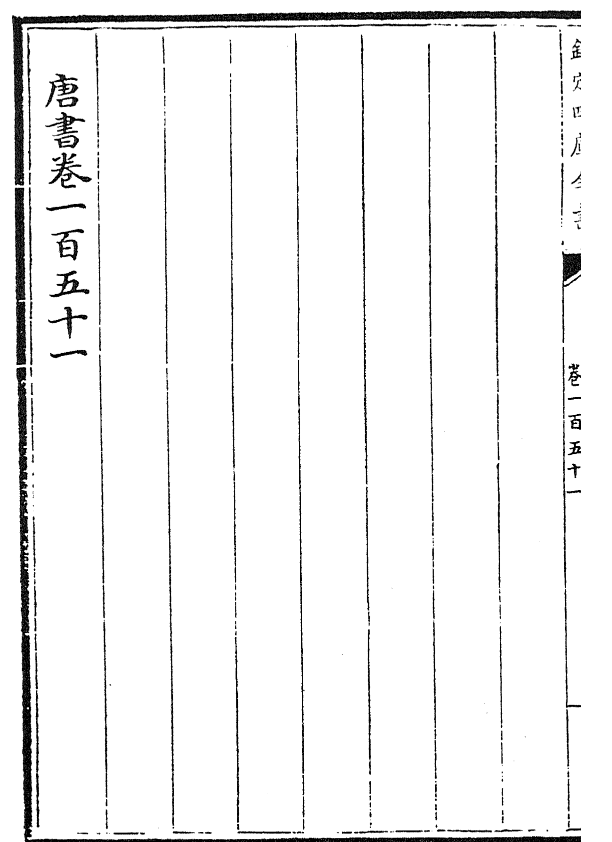
有五方師子樂非大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領教坊者乃移書取之宗儒不敢違以訴宰相宰相以事專有司不應關白以懦不職罷為太子少師太和初進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六年授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册贈司徒謚曰昭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瑣碎失名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

應辟以判入等為藍田尉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進御史中丞孫陝虢觀察使入為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坐賕易直令官屬按之得贓三十萬憲宗疑未盡詔窮治至三百萬貶易直為金州刺史久之起為宣歙浙西觀察使長慶二年李㝏以汴州叛易直欲出庫財賞軍或謂給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軍士聞易直嚮言其部將王國清指漕貨激衆謀亂易直知之械國清送獄其黨數千譟入獄篡取之欲

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級賞千萬衆喜反縛為亂者三百餘人易直悉斬之入為户部侍郎判度支四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即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文宗立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為左僕射判太常卿事頃之檢校司空為鳳翔節度以疾還京師卒贈司徒謚曰恭惠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

為中丞奏駮之及為僕射乃自用隅品致恭為時鄙笑
子綝仕至渭南尉集賢校理妻父王涯被禍宦官知易
直子得不死貶循州司戶參軍
贊曰闗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
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懦弛苟安
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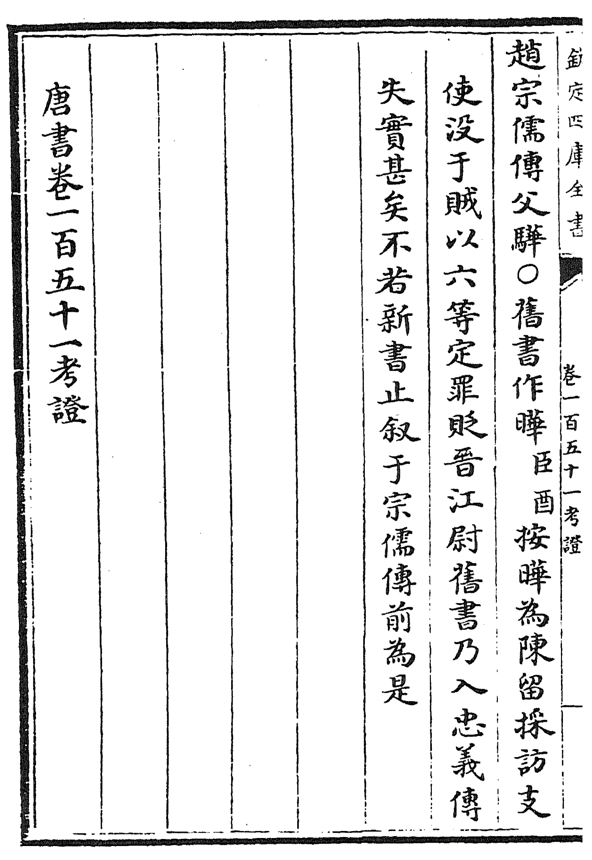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考證

董晉傳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舊書改太常卿遷右散騎常侍

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臣德潛按此貞元九年事也舊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晉爲東都留守

陸長源傳字泳○舊書作泳之

袁滋傳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韋貞伯舊書作韋縚爲劍南東西川節度使○舊書作西川節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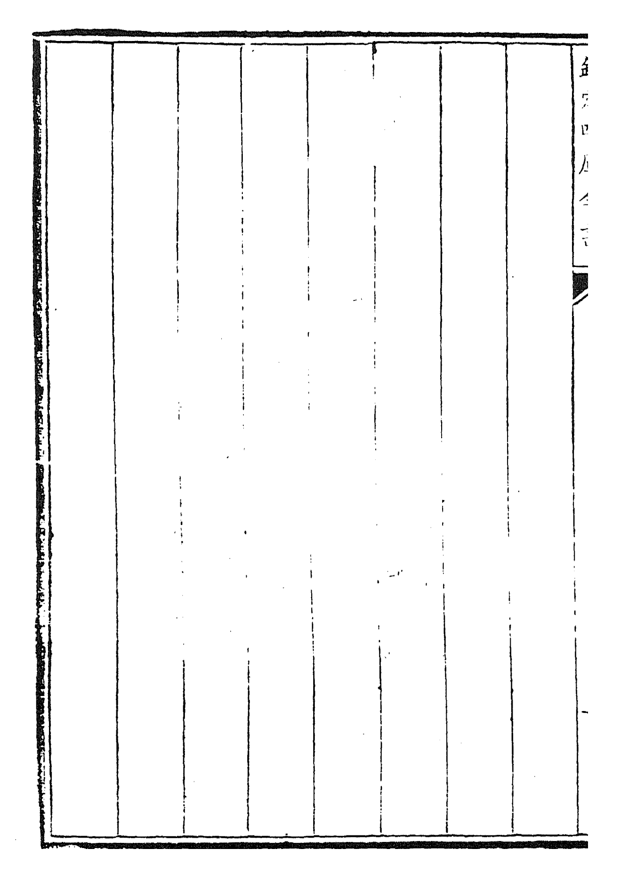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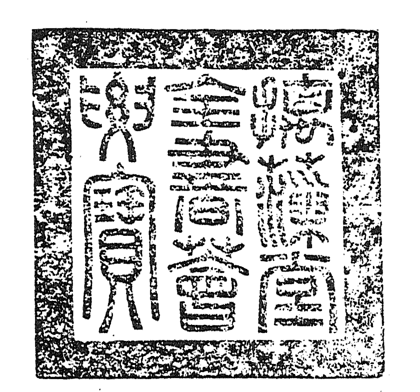
趙宗儒傳父驊○舊書作曄臣酉按曄為陳留採訪支使沒于賊以六等定罪貶晉江尉舊書乃入忠義傳失實甚矣不若新書止叙于宗儒傳前為是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考證

謹案卷一百四十九第九頁後三行事晏為冗職刊本冗訛宂據毛本改

卷一百五十一第九頁後四行韋貞伯聞之按舊書作韋縚與此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吴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七十七

張姜武李宋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允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鎰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為元帥府判官遷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

令盧樅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官人也銜之搆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令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鎰貶撫州司戸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表為判官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妄交游特與楊綰崔祐甫善大歴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

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鎰團閲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擢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最遷壽州刺史歴江西河中觀察使不閲旬改汴滑節度使以病固辭詔留私第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飧錢及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以為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

時卒不至郭子儀壻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鐺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修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

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
乾兩壻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壻假令縱
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録勲念亡以從蕩宥況為奴所
愬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
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謚名子儀家
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謚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
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
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

必以臣容貌最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頃之與吐蕃相尚結贊盟清水約牛馬為牲鎰恥與盟將末殺其禮乃紿語吐蕃以羊豕犬代之帝幸奉天鎰蠭家貲將自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必為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稽故未

行謚以帝在外心憂慼謂已亟去不爲備楚琳夜率其
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竇出齊抗託傭皆
免謚縋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爲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屬
官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溆皆死詔贈謚太子太傅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
左拾遺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
求兼京兆戸曹參軍事公輔有髙材每進見敷奏詳亮
德宗器之朱泚助田悅也以蠟裹書間道邀泚太原馬

燧獲之泚不知也名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詒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師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怫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為羣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為

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内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

唐安之葬不欲事塋壠令累甓為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闕預茍欲指朕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内知且罷故賣直售名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為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為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為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未報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叅語對

帝怒黜公輔泉州別駕遣使齎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
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
名元衡舉進士累為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橈
政元衡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名拜比部員外郎歲内三
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為御史中丞常對延英
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為
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為判

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册皇太子元衡賛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為憲宗復拜中丞進戸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戸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睠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

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劒南西川節度使縣蕭縣伯封臨淮郡公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帟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巳寛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

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譟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為再不食贈司徒謚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窮必亂又投書

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

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其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彀騎導翼每過里門揆索喧譁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點云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廷碩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宰相鄭餘慶不事華潔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歿帝待之益厚累遷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皇甫鎛

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鎛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邪鎛不敢對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爲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爲人也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

大分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顧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裒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

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

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
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
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擇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
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為如此
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
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為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
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勿自立碑示人以不廣
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

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為法今安國有碑若叙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李吉甫謂鄭絪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絪絳為開白乃免絳見浴

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初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

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授敕承璀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槀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

司勲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璀牒署昭儀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洺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擒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廸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為定人

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廸簡以帑廥匱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廸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縑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令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鬲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劵劑取直者

如掠責法救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後閲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禄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為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怪前代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

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婾悦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懐姧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毁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為

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爲有羨贏哉若以為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歳儉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茍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使無小臣得以間顧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

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内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逺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虚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髙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骾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酴醿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懐諌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部將

以兵圖已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為變若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令懐諫乳方臭不能事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寛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悦吉甫復請命中人宣尉因刺其變絳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即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輿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

安得同哉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興
留後絳固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向時
矣由是即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
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
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期歲
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興天挺忠義首變汙
俗破兩河之膽可嗇小費隳機事哉從之帝患朋黨以
問絳荅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

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為它計故常為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綠居中介

特尤為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為鹽鐵使而事
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
餘不出祿廩冡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
入禁中吐蕃犯涇州掠人畜絳因言濱塞虛籍多賈兵
少令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
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應變失毫氂差
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
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為言議遂寢嘗盛夏對延英帝汗

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為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徳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猜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

而已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縈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

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諂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讙擾乃悉歸所取以足疾

求免罷為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瓘於淮南絳雖去位猶
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彊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
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佗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
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
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冦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
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冦掠驅脅援兵非十
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為仇敵
今回鶻思叛脱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

出為華州刺史承璀田夕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鷂户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為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薄其恩議者不直鎛得罷復以兵部召還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為留守寶歷初拜尚書左僕

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為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播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播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為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

王景延力戰殁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
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寃冊贈司徒謚曰貞賻禮
甚厚景延亦贈官禄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
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
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為七篇

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第辟盧鈞太原幕府還監
察御史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舊制設
次郊丘太僕盤車載樂台羣臣臨觀璋奏罷之咸通中

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節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郎為翰林學士敬宗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歷間風俗闒薄驅煽朋黨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即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剗除本根思可與決大事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

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

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

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太和五年遣軍候豆

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

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

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跂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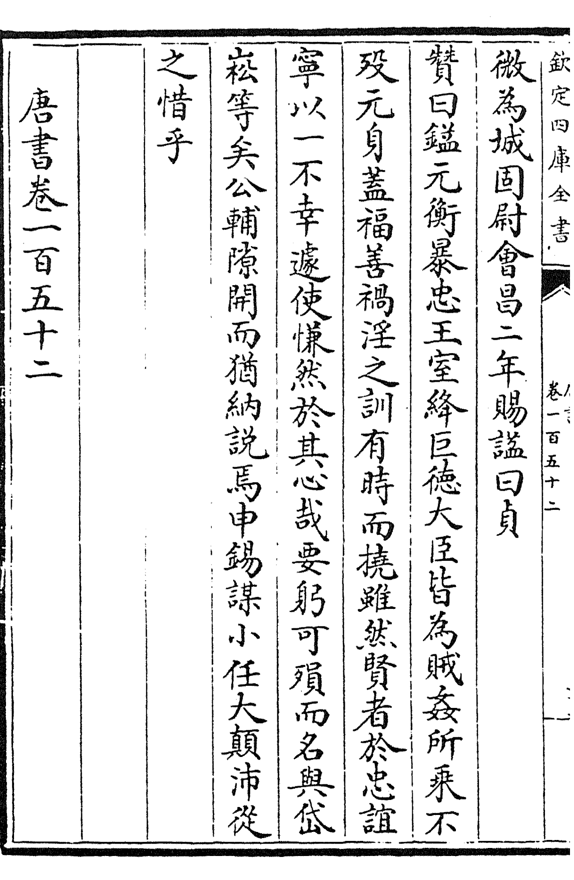
羣司皆休中人馳名宰相馬奔乏死於道易所乘以復

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名

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頟還第僧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及十六宅典史脅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為太子右庶子名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譁言相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羣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

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賣宗直韋温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繇是議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寃擢豆盧著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

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
節進疾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
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
咨閔然在宰府無它謀略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開成
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
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憨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
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
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錄其子慎



微為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贊曰鎰元衡㬎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不歿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慊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崧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説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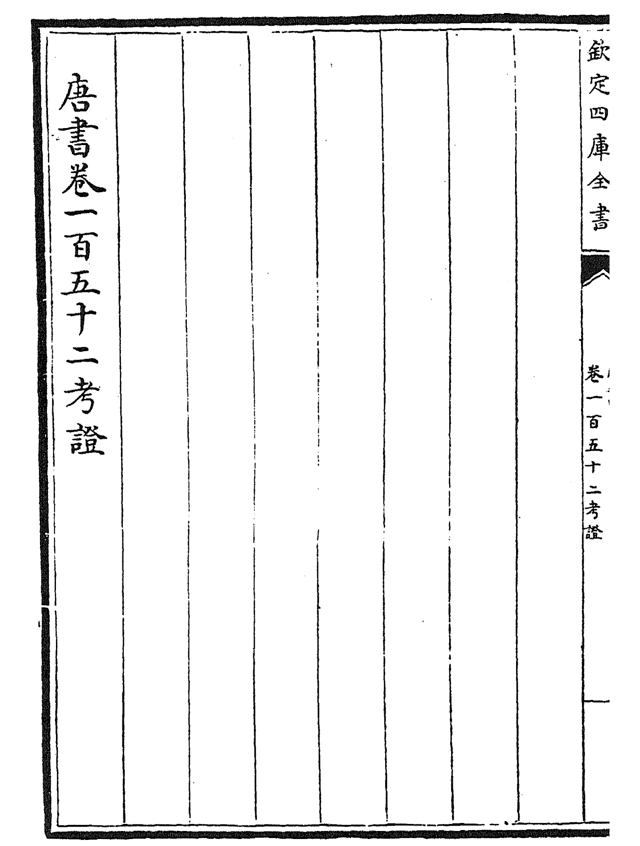
張鎰傳後周五世孫○後周傳作曾孫非五世孫也

武元衡傳曾祖載德○舊書作德載

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舊書一歲遷左司郎中

李絳傳御史中丞王璠○舊書作王播

宋申錫傳錄其子慎微爲城固尉○舊書作慎徽文宗紀又作道微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八

段顏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為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為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

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摻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别將靈詧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為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

索悉得其廖伏虜師𢡟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為副嗣業為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為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内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

思罔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茘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開之即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内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禄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為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為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陜勸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内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

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為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為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為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嗛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

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
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為都虞侯能為公已亂孝
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
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
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
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
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尚
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

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讙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初

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諶令諶怒名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

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隷邪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為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歷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别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稾積約救火則

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從者族軍遂還涇州于時食無乆儲邪無居人朝廷患之詔璘領鄭頳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為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為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邉戰鹽倉師不利璘為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鋭將統之依東原列竒兵示賊將戰

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
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命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
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于廷賓將位于牙内尉吏
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
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
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于外一軍遂安
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
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

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别條陳帝悅慰賚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戸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已遂召為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

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令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宫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黙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侯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㑹源休教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鋭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為繼而

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衊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靈岳等皆繼為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

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令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名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與元

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
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
閭親銘其碑云太和中子伯倫始立朝有詔給鹵簿賜
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祭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
太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賻禭鄭覃曰自古殺身
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為罷朝可其請孫嶷文
楚珂知名嶷自鄭滑節度使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封
西平郡公甘露之變嶷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死貶

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鬬雞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頴州黄巢圍頴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裹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紿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

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戸

顔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温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

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洌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眞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静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

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刀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厲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

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
盟主兵二十萬絶燕趙詔即拜戸部侍郎佐李光弼討
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貫載沈震為判官俄加
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
聞公首奮梠唱大順河朔恃公為金城清河西鄰也有
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
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為腹心它城
運之如臂使指耳真卿為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

將何以教我㝬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嘝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嘝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屏鋭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弈兵絶平原救

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為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即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為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𦓤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

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鋭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棨柾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

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壁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
帝遣左司郎中李巽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
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為達識又
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毁請築
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為
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為御史唐旻誣劾
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
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為生事非短真卿因名為刑部

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峘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
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
為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
改尚書右丞帝自陜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宫宰相
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
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
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
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

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聽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

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虚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奬勵之捨此不為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為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静必告林甫林

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為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裒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没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痏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

聽而塞絶忠諫乎陛下在陜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為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懐猒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于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為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為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

言祭器不飭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
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
崩以為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為定袁傪固
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屢
建議釐正為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
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
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
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

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謾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

戒嚴奉家廟恤諸孫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説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説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名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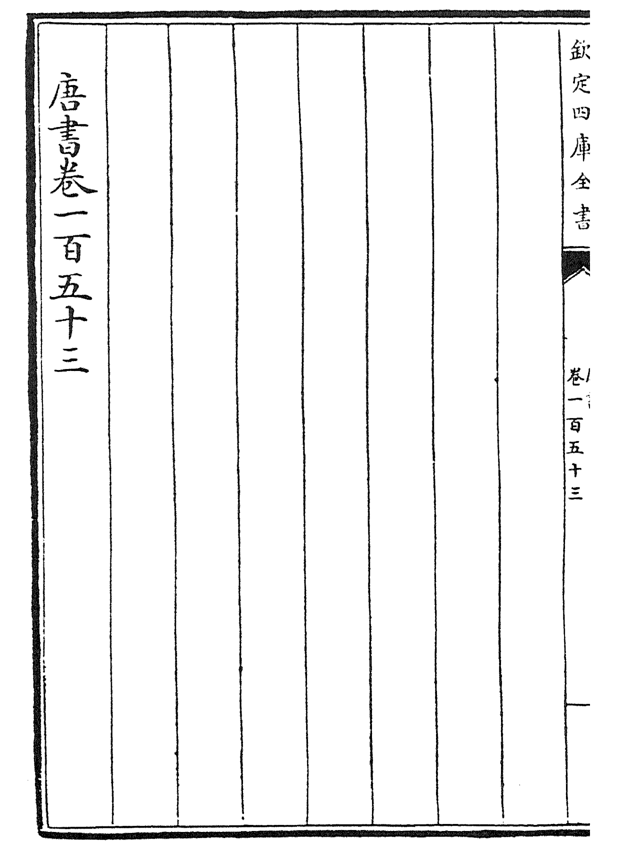
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庭曰

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皋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頵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

正巳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敕書授頵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為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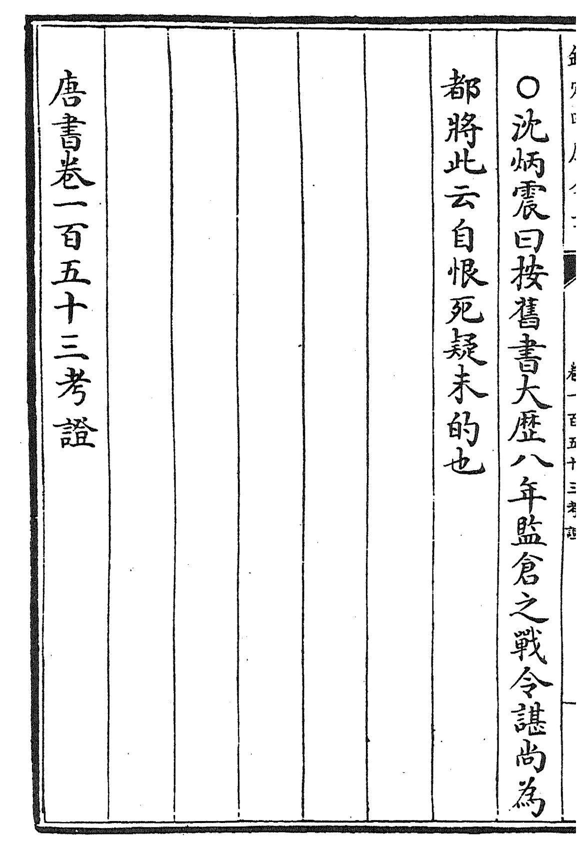
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考證

段秀實傳孝德薦為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舊書秀實拜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臣酉按秀實初為涇州刺史名位尚卑無封王之理後以節度封王于事理為近當從舊書

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沈炳震曰按舊書大歷八年監倉之戰令諶尚為都將此云自恨死疑未的也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謹案卷一百五十二第一頁前六行國子祭酒後
允五世孫也按儒學傳云後允孫齊丘齊丘子
鎰考宰相世系表鎰實後允元孫兩傳均誤
第四頁前五行姜公輔愛州日南人按宰相世系
表作九真張氏两舊書公輔傳云不知何許人
考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愛州唐姜公輔實生
之可為新書佐證
卷一百五十三第一頁後二行馬靈詧按舊書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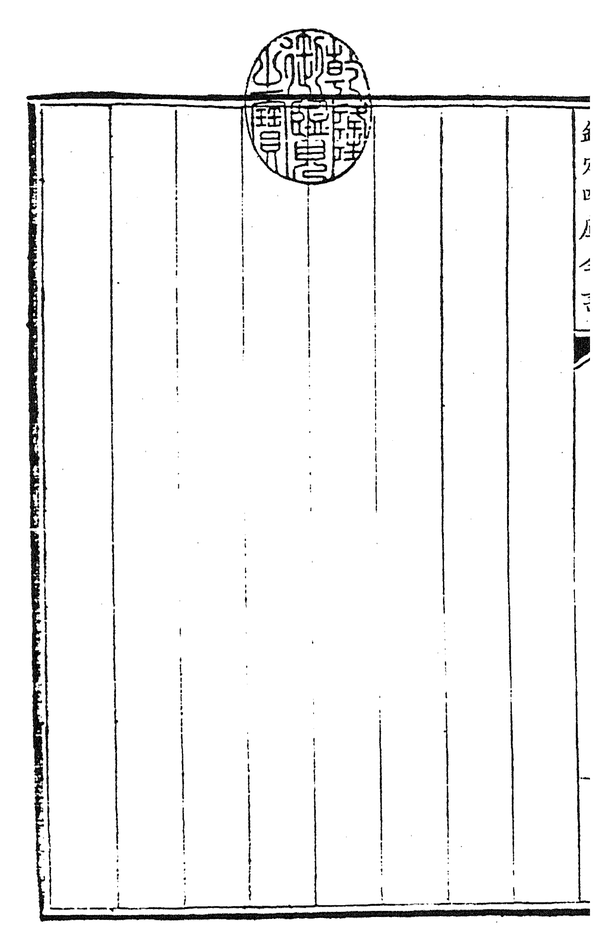
仙芝傳封常清傳作夫蒙靈詧李嗣業傳段秀實傳劉全諒傳作馬靈詧新書因之兩姓並見今各仍其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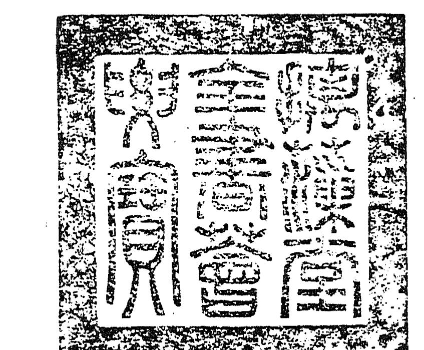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三行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考舊書秀實夙所奬遇者三人乃姚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與大將劉海賔何明禮非令言與海賔明禮為三也新書删去判官岐靈岳五字别敘大吏岐靈岳於後誤

第九頁後二行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按師古為之推孫真卿為之推五世孫顔杲卿傳顔師古傳可據此傳誤

第十一頁前八行運之如臂使指耳刋本使訛之據舊書改

第十四頁前六行讒言罔極按今詩經讒言作讒人七行取彼讒人按今詩經讒人作譖人此承舊書之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仁基